竹書紀年集證

竹書紀年集證卷二十七

江都陳逢衡學

成王下

九年春正月有事于太廟初用勺

詩周頌有瞽○世本古義曰成王大祫也合太廟奏之微子以客禮來助祭詩人紀述其之所以定爲大祫者以楚茨祫嘗之詩也則有祝祭于祊之語信南山祫烝之詩也則有是烝是享之語而此詩但渾言先祖是聽而已非大祫而何嘗考竹

書成王九年春正月有事于太廟初用勺意者其即此時乎

統箋案春秋宣八年夏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杜預曰有事祭也又昭十五年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傳曰禘于武公則此有事于太廟亦是禘也詩序曰酌告成大武也孔疏曰酌左傳作勺繁露曰周公輔成王作汋樂以奉天勺與酌汋義一也

肅慎氏來朝王使榮伯錫肅慎氏命

統箋案武王十五年肅慎氏來賓貢楛矢石砮云是

又來朝書敘曰成王既伐東夷肅愼來賀王俾榮伯作賄肅愼之命傳曰賄賂也義未詳篇亡疏曰榮國名周同姓諸侯爲王卿士據穆傳太王亶父封其元子吳太伯于東吳賄用周室之璧郭註賄贈賄也則賄肅愼者義蓋如此不當以賄賂解之

十年王命唐叔虞爲侯

史記晉世家唐叔虞者周武王子而成王弟初武王與叔虞母會時夢天謂王曰余命女生子名虞余與之唐及生子文在其手曰虞故遂因命之曰虞武王

崩成王立唐有亂周公誅滅唐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以爲珪以與虞叔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唐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故曰唐叔虞姓姬氏字子干○志疑案呂氏春秋重言作梧葉說苑君道作梧桐葉皆謂周公請封叔虞唯此作史佚然其事非實柳宗元嘗辨其妄故褚少孫續梁孝王世家及漢地理志應劭註據韓詩又以爲封應侯也晉語叔向曰唐叔射兕於徒林殪

以爲大甲以封於晉則非翦桐之故

易林隨之恒邑姜叔子天命在手實沈參墟封爲晉侯○臨之否唐邑之廬晉人以居虞叔受福實沈是國世載其樂

金履祥曰案舊說成王三年封唐叔大紀從之而唐歷志遂言成王三年歲在丙午星在大火唐叔始封今案諸歷各有短長年數不同武王十三年克商之歲歲在鶉火則十六年歲在大火至成王九年歲復在大火太初歷閒以周公攝位之年則成王九年乃

爲三年歲次甲午星在大火此國語所謂歲在大火是爲大辰唐叔以封也歷志以甲午爲丙午二字誤或歷不同爾今係之成王九年

日知錄左傳昭公元年遷實沈于大夏定公四年命以唐誥而封于夏虛服虔曰大夏在汾澮之間杜氏則以爲太原晉陽縣案晉之始見春秋其都在翼括地志故唐城在絳州翼城縣西二十里堯裔子所封成王滅之而封太叔也北距晉陽七百餘里即後世遷都亦遠不相及況霍山以北自悼公以後始開縣

邑而前此不見于傳又史記晉世家曰成王封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翼城正在二水之東而晉陽在汾水之西又不相合竊疑唐叔之封以至侯緡之滅並在于翼史記屢言禹鑿龍門通大夏呂氏春秋言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則所謂大夏者正今晉絳吉隰之間書所云維彼陶唐有此冀方而舜之命皐陶曰蠻夷猾夏者也當以服氏之說爲信又齊桓公伐晉之師僅及高粱而封禪書述桓公之言以爲西伐大夏大夏之在平陽明矣

越裳氏來朝

尚書大傳交趾之南有越裳國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九譯而獻白雉曰道路悠遠山川岨深恐使之不通故重九譯而朝成王以歸周公周公曰德澤不加焉則君子不饗其質政令不施焉則君子不臣其人吾何獲此賜也其使請曰吾受命吾國之黃耉曰久矣天之無別風淮雨意者中國有聖人乎有則盍往朝之

古今註周公治致太平越裳氏重譯來貢白雉一黑

雉二象牙一使者迷其歸路周公錫以文錦二疋軿車五乘皆爲司南之制使越裳氏載之以南

衡案韓詩外傳云越裳氏重九譯而至獻白雉於周公新語云周公躬行禮義越裳奉貢重譯而臻論衡云周時天下太平越裳獻白雉琴操云周公輔成王越裳重九譯而來獻白雉周公乃援琴而歌作越裳操又案說苑云成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爲一秀大幾盈車民得而上之成王周公曰三苗同秀爲一意天下其和爲一乎後三年越裳氏重譯而朝尚書

大傳亦云报而貢之文王之廟果有越裳氏重譯而來俱以獻嘉禾事在越裳來貢之前今据竹書十年越裳氏來朝十一年獻嘉禾或係錯簡未知是否

周文公出居于豐

衡案咸有一德伊尹復政厥辟之書也所其無逸周公復子明辟之作也一告歸一出居伊周之心有不謀而實相合者蓋是時殷頑已靖王室奠安召公畢公坐鎮于內太公康叔拱護于外成王長矣庶務康矣公之奉身而退亦猶伊尹告歸之意云爾然其不

之魯而之豐者何魯封國也私邑也就魯則近乎私
而乃心不在王室矣豐者文考之所作也太公五世
猶反葬于周而謂我公能恝然于瞻依之地乎今以
其道里遠近論之畢西于鄷三十里鎬在豐水東鄷
在鎬水西相去二十五里是豐者居乎鎬與畢之中
者也畢爲王季文王武王之墓地而鎬又今王之都
居是皆公之未敢忘者也此公之所以居豐而不之
魯也自兹以後凡居豐十二年而薨此十二年中吾
意官禮之訂易象之衍爾雅之著皆于此時周家一

代休明之制燦然大備宜孔子有郁郁之歎也說者
又謂君陳之命在文公沒後是大不然夫以東都之
不可一日無尹也而能待公十二年之沒後乎蓋文
公出居于豐之日卽王命乎公治東都之時君陳治
洛而公之居豐如故也未沒也此紀年之實錄也
十一年春正月王如豐
統箋案前編曰成王十有一年周公在豐作無逸以
戒王是時公在豐而王亦如豐公因作無逸以戒之
唐叔獻嘉禾王命唐叔歸禾于周文公

陳經曰書雖亡君臣和氣藹然猶可想見當王之疑也禾爲之偃金縢之啟也禾爲之起及君臣之和同也禾又爲之異畝同穗周公之忠誠上通于天矣

統箋案書序曰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周公旣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案嘉禾篇亡而張霸乃僞作嘉禾篇有周公奉鬯立于阼階延登贊曰假王涖政王莽遂依之以稱居攝則僞書之惑世誣民者大矣

衡案孔安國曰周公東征未還故命唐叔以禾歸周

公此說大錯東征在二年歸禾在十一年時周公出
居于豐故曰歸禾安國未見竹書故所云如此又案
東征時叔虞尚未封唐焉得有命唐叔歸禾之事原
書序東字而誤史記作東土亦誤蓋是時周公居豐
豐在鎬京西不在東也或曰紀年此條當在越裳氏
來朝前時公猶在洛浴東都也故書序曰東史記曰
東土且與大傳說苑先獻嘉禾後貢白雉合然謂之
東征未還則有斷斷不然者
王命周平公治東都

原註約案周平公即君陳周公之子伯禽之弟孫之騄曰孔安國傳君陳臣名則非周公子也東坡書傳亦云周之老臣鄭元以爲周公子非也○統箋案鄭康成論語註曰君陳周公子又案焦氏筆乘曰周書有君陳篇王伯厚以君陳爲周公之子伯禽之弟見坊記註

統箋案都疑作郊書敘周公旣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鄭註曰天子之國五十里爲近郊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是近郊五十里之驗也据竹書周公之薨在成王二十一年時猶未薨敘說誤也周本紀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綜其實不然

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是成王雖作洛邑猶還西周而東都之地則命周平公分正東郊是也陳氏曰治洛以化殷民爲重故君陳畢命曰尹兹東郊保釐東郊雖以東郊言實全付以治洛也

十二年王師燕師城韓王錫韓侯命

日知錄水經注聖水徑方城縣故城北又東南徑韓城東詩溥彼韓城燕師所完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王肅曰今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世謂寒號

非也案史記燕世家易水東分爲梁門今順天府固安縣有方城村卽漢之方城縣也水經注亦云濕水徑良鄉縣之北界歷梁山南高梁水出焉是所謂奕奕梁山者矣舊說以韓國在同州韓城縣曹氏曰武王子初封於韓其時召襄公封於北燕實爲司空王命以燕衆城之竊疑同州去燕二千餘里卽令召公爲司空掌邦土量地遠近興事任力亦當發民於近甸而已豈有役二千里外之人而爲築城者哉召伯營申亦曰因是謝人齊桓城邢不過宋曹二國而召

誥庶殷攻位蔡氏以爲此遷洛之民無役紂都之理此皆經中明証況其追其貊乃東北之夷而蹶父之靡國不到亦似謂韓土在北陲之遠也又攷王符潛夫論曰昔周宣王時有韓侯其國近燕故詩云普彼韓城燕師所完其後韓西亦姓韓爲衞滿所伐遷居海中漢時去古未遠當有傳授今以水經注爲定

統箋案僖二十四年傳富辰曰邘晉應韓武之穆也鄭語史伯對鄭桓公曰武王之子應韓不在其在晉乎則韓侯蓋武王之子成王之弟也史記韓世家乃

曰韓之先與周同姓殊失考矣今据竹書成王命韓侯就國王師燕師城韓蓋是時韓侯之國與燕爲近水經注聖水東逕方城縣又東南逕韓城東詩韓奕篇曰溥彼韓城燕師所完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鄭箋曰周封韓侯居韓城爲韓伯言爲獫狁所逼稍稍東遷也王肅曰今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是也郡縣志方城故城在涿州固安縣南十七里然則宣王時韓侯封于韓原居梁山之地蓋卽此韓侯之裔孫也其詩曰王親命之纘戎祖考又曰以先祖受

命因時百蠻皆指成王時韓侯言也溥彼韓城燕師所完非卽紀年之所稱王師燕師城韓者哉此葢追述其先祖之事欲其克紹前烈非宜王之世别有燕師城韓也

十二年王師會齊侯魯侯伐戎

統箋案此當是東方之戎近齊魯者如春秋之世公會戎于潛公及戎盟于唐公追戎于濟西北戎伐齊皆東方之戎故王師會齊魯以伐之

夏六月魯大禘于周公廟

統𥫗案大禘于周公廟者蓋周公亶父周公季歷之
廟也時周文公後八年始薨故知非周文公之廟也
鄭環曰据紀年周公薨于二十一年則謂薨于十一
年者非也未薨安得有廟統𥫗謂古公王季之廟亦
非曾祖文王不當更立古公公季之廟且內傳臨于
周廟始見于襄十二年前此固未嘗有文王廟也明
堂位謂成王以周公有勲勞賜魯以重祭果爾平王
四十二年惠公何必更使宰讓請郊廟之禮王又何
以使史角諭止之乎此蓋周公之夫人薨而吉禘于

廟也吉禘而曰大禘以非常典而錫于天子故大之

禮記金革之事無避魯公伯禽有爲爲之東郊不開

之時魯公母喪未除至此二十五月而禫主將入廟

而又不得祔岐豐王季太任之廟故王使魯立廟以

吉禘而謂之周公廟也

韓怡曰魯大禘當在周公既薨之後疑繫二十三年

事禮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謂

以周公配文王也周公尚存豈遂有廟乎蓋以二十

三年誤作十三年編者失次今特正之張氏據日知

錄改周公廟爲周廟更非

衡案此係當移于二十四年庶前後文義不悖蓋公薨于二十一年又五月而薨則已踰年矣故紀年書二十二年葬周文公于畢至二十四年喪終吉禘故曾得立有公廟也統箋謂是周公宣父周公季歷廟揆以諸侯不得祖天子於義固舛而鄭氏環謂吉禘于周公夫人之廟則尤妄焉古未聞立夫人廟况此時文公尚在不得預立廟而吉禘夫人也其爲錯簡無疑又案日知錄引紀年云周公未薨何以有廟蓋

周廟也公字衍此論殊混夫既曰會禘又曰周廟果誰之廟哉

十四年齊師圍曲城克之

衡案齊師舊作秦師誤他本有作王師者亦誤韓氏本作秦師圍河曲更誤蓋欲以河曲牽合秦字而不知周成王時秦尚未封國河曲于晉惠公時始入之秦此皆不考年代地理之過也案曲城東夷地名蓋即與尚父爭營邱之萊戎也古城成通故晏子曰先君丁公伐曲城勝之而郡國志亦謂東萊有曲城也

冬洛邑告成

逸周書作雒解周公敬念于後曰予畏同室克追傳中天下及將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方七十里南繫于洛水北因于郟山以爲天下之大湊制郊甸方六百里國西土爲方千里分以百縣縣有四郡郡有四鄙大縣城方王城三之一小縣立城方王城九之一都鄙不過百室以便野事農居鄙得以庶士士居國家得以諸公大夫凡工賈胥市臣僕州里俾無交爲乃設邱兆于南郊以祀

上帝配以后稷日月星辰先王皆與食封人社壝諸侯受命于周乃建大社于國中其壝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疊以黃土將建諸侯鑿取其方一面之土燾以黃土苴以白茅以爲土封故曰受則土於周室乃位五宮太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坫重亢重郎常累復格藻梲設移旅楹舂常畫旅內階元階堤唐山廧應門庫臺元閫

易林井之升營城洛邑周公所作世運三十年歷七百福佑豐實堅固不落

路史國名紀王城武王遷鼎郟鄏成王定之作東都洛曰王成今河南縣皇城也亦曰郟至平王遂居之曰東周而以豐鎬爲西周子朝復居之二周分理此爲東周赧王遷之而此爲西周矣與秦之王城異宗周周公既營洛又卜瀍水東作下都遷商頑焉曰成周今河南洛陽故城是及子朝入王城敬王居成周曰東周周衰爲二而此爲西周自武以鎬爲西周豐爲宗周後更鎬爲宗周宗周成周王城東西周不一學者宜詳

衡案洛邑是王城在瀍水西遷殷頑之地成周是東
都在瀍水東為朝會之地判然各別不得混合為一
据竹書成王五年遷殷民于洛邑不云遷殷民于成
周也遂營成周成周東都也又謂之下都對王城而
言故曰下都猶洛邑王城對鎬京而言謂之東周也
七年三月召康公如洛度邑蓋于舊邑擴而大之將
以建王城也甲子周文公誥多士於成周遂成東都
則其時東都已城矣故下云王如東都則東都成周
為朝會之地無疑王會解題為成周之會可為明証

蓋成周營于成王五年越二年即告成洛邑營于成王七年又越七年始告成故紀年於十四年冬書洛邑告成十八年春書王如洛邑定鼎也案桓二年臧哀伯曰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杜註時但營洛邑未有都城至周公乃卒營雒邑謂之王城宣三年王孫滿勞楚子曰成王定鼎于郟鄏杜註郟鄏今河南也是郟鄏即王城王城即雒邑與東都異地又昭二十六年傳曰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為東都洛誥孔傳曰瀍水東今洛陽也將定下都遷殷頑民故并

小之孔以爲遷頑民于此尚誤是成周卽東都東都
卽下都與雒邑異地蓋一在河南一在雒陽也至平
王元年東徙洛邑都王城于是以鎬京爲西周雒邑
爲東周不得漫指平王之都爲在東都也後十一世
至景王而王室亂庶長子朝與子猛爭立猛卒弟敬
王丐立出居成周而子朝居王城周人謂子朝曰西
王謂敬王曰東王以成周在王城之東王城在成周
之西故也于是以成周爲東周而王城又爲西周矣
然則成王定鼎之地爲王城非東都有斷然者而水

經注及路史國名紀俱欠明晰

十八年春正月王如洛邑定鼎

衡案歸有光曰王城河南在成周西即定鼎郟鄏之處平以下十三王都成周洛陽在王城東即遷殷頑民之處敬王以下九王都語甚明暢然以東都爲遷頑民之地此說蓋本孔氏而誤也

鳳凰見遂有事于河

原註武王沒成王少周公旦攝政七年制禮作樂神鳥鳳凰見尚書中候周公歸政于成王太平制禮鸞鳥見蓂莢生見金樓子乃與

成王觀于河洛沉璧禮畢王退俟于日昃昃尚書中候作昕宋志作昧榮光並出幕河青雲浮至青龍臨壇銜元甲之圖尚書中候周成王舉堯舜之禮沉璧于河白雲起青雲浮乃有蒼龍負圖臨河○禮斗威儀周成王觀于河沉璧而退青雲浮洛青龍臨壇吐元甲之圖坐之而去禮于洛亦如之元龜青龍止于壇背甲刻書赤文成字周公援筆以世文寫之統箋案周公攝政七年下至此皆尚書中候文也刻書乃列書之訛青龍乃青純之訛書成文消龜墮甲而去金樓子公以天下既定宜有事于河洛示神祇之變定人神之徵往從之沉璧于河有光滿河青龍銜元甲圖而出元龜甲有赤字公寫之書成其赤字隨滅龜於是隨甲而去其言自周公訖于秦漢盛衰之符統箋案世家皆

以沈約附註爲紀年本文今言自周公
訖于秦漢則附註爲沈氏之自撰無疑麒麟遊苑漢書
武帝紀周成康鳳凰翔庭成王援琴而歌曰鳳凰翔
時麒麟在郊藪
兮於紫庭余何德兮以感靈賴先王兮恩澤臻于胥
樂兮民以寧統箋案樂錄曰成王時鳳凰
翔舞成王作此歌曰神鳳操
十九年王巡狩侯甸方岳召康公從
統箋案周禮大行人十有二歲王巡狩殷國王制天
子五年一巡狩鄭氏曰五年者虞夏之制也周則十
二年一巡狩又案大司馬及師大合軍註曰師爲王
巡狩若會同司馬起師以從召康公之從或亦兼攝

司馬也

歸于宗周遂正百官

統箋案書序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于豐作周官書曰惟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是其事也陳氏曰書言歸于宗周乃鎬京非豐也然豐鎬甚近故只以宗周言之兼是時有黜豐侯之事其在豐爲無疑也

黜豐侯

孫之騄曰漢書律歷志云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豐刑武王旣遷鎬京乃封其弟于豐至是黜之國除

衡案左傳富辰曰豐文之昭也杜註豐國在始平鄠縣東路史高辛紀豐侯坐酒亡國以故負罍于首以爲式羅苹註三禮圖云射爲罰爵之豐作人形豐國名其君以酒亡國戴盂以戒酒故崔駰酒箴云豐侯沈酒荷罌負缶自僇于世圖形戒後李尤銘曰豐侯荒繆醉亂迷逸乃象其形爲禮戒式也

二十一年除治象

孫之騄曰孫炎曰宮門雙闕縣法象魏使民觀之廣雅象魏闕也管子曰先公世法文武設象以爲民化左傳哀三年夏五月司鐸火火踰公宮季孫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忘也註周禮正月垂教治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之故謂其書爲象魏今除治象未詳其義

統箋案周禮太宰之職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乃縣治象之灋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

歛之小宰之職曰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
是周制一歲既懸治象以示之復觀治象以警之至
是成王除之以法立而民不犯故除之也
衡案釋宮云觀謂之闕周禮象魏鄭衆云闕也劉熙
釋名云闕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爲道惠半農曰宮之
中門曰雉門門之側東西有堂謂之辟門之外左右
有樓謂之觀總名爲闕秦漢闕外有稃思今之樓古
之觀也觀謂之闕罘罳謂之屏正歲五官縣象魏於
其上象魏者治象教象政象刑象事象所謂天垂象

聖人則之者也六典既建五象斯彰以揚大烈以覲耿光無怠無荒不愆不忘萬民仰觀挾日乃藏因縣之於闕遂以象魏名其闕焉於卦爲觀下體坤爲民上體巽爲命五體艮爲闕命縣於闕萬民觀焉兩觀之名蓋取之此禮典六不縣者天有常象地有常形人有常體一設而不更是爲三常三常立而五象出焉然則禮在五象中別無禮故也今案成王以刑措而除治象則五象俱除可知

周文公逸禮

衡案前編成王十一年周公薨于豐誤夫旣從竹書
謂武王陟年五十四又加成十一年卽周公生年與
武王相若亦止六十左右也其與應劭所謂周公年
九十九者不大相遠哉然九十九之說亦誤案武王
陟年爲六十六据紀年成王二十一年公薨則公年
蓋八十餘矣

二十二年葬周文公于畢

史記志疑大傳但言成王欲葬周公於成周因天風
雷之怒葬公于畢如是而已乃漢書梅福曰成王以

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儒林傳谷永疏曰昔周公薨成王葬以變禮而當天心則又不關葬成周之故論衡感類篇駁之云儒者說成王狐疑於周公欲以天子禮葬公公人臣也欲以人臣禮葬公公有王功狐疑之間天雷雨示變以彰聖功夫周公不以天子禮葬天爲雷雨以責成王周公非天子豈安天子之葬大人與天地合德周公不安天亦不安何故爲雷雨以責成王王充駁是史公雖亦誤爲公卒後事然止言感風雷以開金縢並不關於葬與

諸家解又別

衡案魯世家周公在豐病將没曰必葬我成周說本書序蓋誤以鎬京爲成周也成周東都豈周公不敢離成王而反遠葬之東都乎公薨成王葬于畢書敘與紀年合又案長安志云咸陽縣周公墓在縣東北三十里皇覽云周公墓在京兆長安鎬聚東社中括地志云周公墓在雍州咸陽北十三里畢原上元和郡縣志同又太平寰宇記云在縣北一十里未知孰是

二十四年於越來賓

統箋案吳越春秋曰少康恐禹祭之絶祀乃封其庶子于越號曰無余漢書音義曰于南方越名也賀循會稽記曰少康其少子號曰于越越之稱始此

衡案路史國名紀云越季抒國一曰於越處埤中號無餘今會稽越州治于越越之別漢書荀子呂覽明作于昭云是餘于今隸饒漢之餘汗杜佑謂句踐之西界所謂于越高士奇春秋地名攷畧云越國於會稽史記越禹之苗裔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會稽以

奉禹之祀世族譜越姒姓自號於越濱于南海不與中國通漢志粤地牽牛婺女之分野也其君禹後文身斷髮以避蛟龍之害此越國始封之大畧也至于越之名則不知所始國語云芊姓夔越是越地不但封禹後師古曰越之號其來已久少康封庶子以主禹祀君於越地耳蓋猶夫楚封于周成王而商頌先有荆楚也其始封之君曰無餘君於會稽山之陰水經注秦望山南有譙峴峴裏有大城越王無餘之舊都也据此則于越始封之君為無餘即路史所云於

越處埤中號無餘者也古于於通不得分為二國

二十五年王大會諸侯于東都四夷來賓

衡案統箋係王會解于此誤王會解有周公旦主東方句此時文公已薨安得云爾盡王會解作于成王七年王如東都諸侯來朝之時此特踵其事而行之耳鄭氏環謂王會解周公旦當作周平公亦非也

冬十月歸自東都大事于太廟

統箋案周禮太宰職云作大事則戒于百官贊王命

鄭註春秋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宮正云凡邦之

大事合于王宮之官府次舍鄭註大事祭事也春秋傳曰有大事于太廟今据竹書成王九年有事于太廟是禘祭一廟之主二十五年大事于太廟是合祭羣廟之主故孔氏䧟詩疏曰春秋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公羊傳曰大事者何大祫也毁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毁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是合祭羣廟之主謂之大事

三十年離戎來賓

原註約案離戎驪山之戎也爲林氏所伐告于成王

統箋案周左史戎夫記云林氏召驪戎之君而朝之至而不禮驪戎逃歸林氏伐之

統箋案水經注戲水出驪山馮公谷又北逕麗戎城東驪戎男國也姬姓索隱曰驪山在新豐縣西南故驪戎男國也

衡案長安志麗戎故城在臨潼縣東二十四里殷周時麗戎國又路史國名紀云驪本舒鳩地今通利軍之黎陽有故東驪城漢鄧弱爲驪侯

三十三年王遊于卷阿召康公從歸于宗周

詩大雅卷阿○世本古義曰召康公戒成王任賢保

治也成王三十三年遊于卷阿召康公從因王之歌作此以爲戒序云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嚴氏則以爲召公欲王留周公而作謂周公有明農之請將釋天下之重負以聽王之所自爲康公慮周公歸政之後成王涉歷尚淺任用非人故作卷阿之詩反覆歌詠欲以動悟成王及考竹書成王十八年鳳皇見二十一年周文公薨于豐至三十三年方有卷阿之遊則此詩之作乃在周公薨後當成王初政固未嘗遊卷阿而亦未嘗有鳳鳴之事嚴之臆說

不足信也

孫之騄曰卷城在鄭州武原縣西北衞地濮陽也韋

昭曰卷屬河南後置榮陽郡而卷隸焉

統箋案張衡東京賦西阻九阿穆天子傳天子西征

升九阿郭註疑今西安縣十里九坂也豐鎬宗廟所

在故謂之宗周書酆保解周王三十三祀九州之侯

咸格于周王在酆昧爽立于少庭正是時事也衡案酆保

解作于文王時統箋謂是成王時事大誤豈未讀逸周書序乎

命王世子釗如房逆女

孫之騄曰漢吳房縣屬汝南郡或即房伯之國孟康曰楚封吳王弟夫槩于此故曰吳房今屬汝寧府郡縣釋名云舜有天下封堯子丹朱于房春秋爲房子國一云房渚縣西三十里有房山四面石屋如房圖經云西連九室窮若曲房是也

統箋案唐書世系表舜封堯子丹朱于房唐志房州永清縣有房山故國也一統志廢永清縣在鄖陽府房縣東一百一十里丹朱封房房爲堯後故康王娶于房也其曰如房逆女者周禮王者穀圭以聘女以

王者言之故稱女也公羊傳曰祭公來逆王后于紀以臣下言之故稱后也

房伯祈歸于宗周

鄭環曰房祈姓古祈祁通丹朱之後一作貍姓伯祈房之長女統箋謂房伯名祈送女歸于京師誤

三十四年雨金于咸陽

原註約案咸陽天雨金三年國有大喪統箋案雨金在辛未王陟在癸酉是三年也

述異記周成王時咸陽雨金今咸陽有雨金原

長安志咸陽縣本周王季所都秦舊縣也三秦記曰咸陽秦所都在九嵕山南渭水北山水俱陽故名咸陽

統箋案地理志扶風渭城故咸陽括地志咸陽故城在咸陽縣東十五里三輔皇圖曰山南爲陽水北爲陽山水皆在陽故曰咸陽

三十七年夏四月乙丑王陟

書顧命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王乃洮頮水相被冕服憑玉几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

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肄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宏濟于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

統箋案書序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

作顧命漢志曰成王三十年四月庚戌朔十五日甲子哉生魄其說謂周公攝政七年成王卽政三十年共三十七年鄭康成謂此年爲成王之二十八年章子平編年通載謂成王在位四十七年今据竹書成王在位三十七年陟是漢志不謬也

衡案前編云三十有七年四月甲子王命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衞侯毛公保元子釗乙丑王崩癸酉元子釗受命朝諸侯于應門之內與紀年合蓋是年成王四十九矣新書謂周成王年六歲卽位僅得年四

十二與武王崩成王年十歲之說並誤

竹書紀年集證卷二十七終

竹書紀年集證卷二十八

江都陳逢衡學

康王　昭王

康王

原註名釗

元年甲戌

前編癸亥康王元年

春正月王即位命冢宰召康公總百官

史記周本紀成王既崩二公率諸侯以太子釗見于

先王廟申告以文王武王之所以爲王業之不易務在節儉毋多欲以篤信臨之作顧命太子釗遂立是爲康王

統篓案書顧命乃同召太保奭孔傳曰冢宰第一召公領之鄭註周禮曰百官總焉則謂之冢賈氏疏案經司書職曰掌六典八法八則之貳以詔王及冢宰是貳王事總衆職而稱冢也宰夫職曰乘其財用之出入凡失財用物辟名者以官刑詔冢宰而誅之是總衆官誅賞而稱冢也又司會職曰以周知四國之

治以詔王及冢宰廢置是總四國之治而稱冢也

諸侯朝于豐宮

詩小雅采菽○世本古義曰康王即位召公畢公爲東西二伯率諸侯來朝王錫命之書康王之誥篇云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此詩第四章有平平左右亦是率從之語故知爲朝康王詩也孔叢子載孔子曰於采菽見古之明王所以敬諸侯也韋昭但謂王錫諸侯命服之樂而不能知其世序則以爲刺幽王也

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數徵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今案通篇皆文泰惟悅之辭絕無幾微諷刺之意其爲盛世詩無疑況又有孔叢子一言可証據乎

統箋案左傳曰康有豐宮之朝杜預曰酆在始平鄠縣東有靈臺康王于是朝諸侯括地志豐宮周文王宮也在雍州鄠縣東三十五里

三年定樂歌

統箋案定樂歌如周禮大司樂曰奏黃鍾歌大呂以

祀天神奏太簇歌應鍾以祀地示奏夷則歌小呂以享先妣奏無射歌夾鍾以享先祖是也又周頌序曰歌清廟以祀文王歌天作以祀先王先公歌執競以祀武王歌思文祀后稷以配天歌昊天有成命以郊祀天地如此類者必其所先定耳

鄭環曰樂定于周公而以歌配樂則定于此時周頌三十一篇集傳謂皆周公時所定而臣工乃成王之詩噫嘻乃康王之詩昊天有成命外傳謂道成王之德蓋康王定樂歌而諸臣請以數詩附之也周官有

豳頌及九夏之名豐年載芟良耜當爲豳頌臣工噫嘻則皆康王時所附而祀先農饗農官則歌之九夏當在三十一篇中杜子春曰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四方賓來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賓醉而出奏祴夏公出入奏驁夏鄭註賈疏俱以九夏爲詩篇名韋昭叔呂叔玉謂肆夏之三即周頌時邁三篇肆夏時邁也繁遏爲韶夏執競也渠爲納夏思文也餘六夏諸儒無說或以爲如貍首之逸或以爲如笙詩之奏

思謂歌詩必有所取孔子以奚取識三家則九夏非
無所取也王夏蓋維天之命也取駿惠我文王曾孫
篤之之義欲王之一出一入法文王之純以法天也
肆夏呂叔玉曰時邁也取我求懿德肆于時夏之義
昊天其子由于祖功宗德宜偃武修文以保之尸象
祖宗故奏此以樂之也昭夏一作韶夏呂叔玉曰繁
遏執競也取降福穰穰降福簡簡福祿來反之義斤
斤其明昭也繁多也遏止也福祿來止如此之多易
所謂用大牲吉也牲出入故奏之納夏章註一名渠

呂叔玉曰渠思文也渠大也取克配彼天之義德莫大于天立我烝民養之大陳嘗時夏教之大四方賓來無此疆爾界歌此詩以納之欲其法稷以教養斯民也章夏蓋烈文也章章其功也取念茲戎功之義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于太廟故臣有功而與祭發爵賜服則奏之齊夏蓋雝也取至止肅肅之義肅肅齊之至也雝宮肅廟則能如文母嗣思齊之徽音而亦爲子孫所右故夫人祭則奏之族夏蓋天作也取太王荒之文王康之之義族食世降

一等同高祖者爲族成王以太王爲高祖文王爲祖子孫能保肇基修和之緒則公族皆麟之角故族人侍則奏之祴夏蓋振鷺也記作振羽又作陔陔戒也取庶幾夙夜以永終譽之義恐客醉而失禮故奏此詩以戒切之驁夏蓋有客也微子爵上公于周爲客驁嘉賓式燕以敖之敖取左右綏之之義故公出入則奏之蓋九夏本爲祭而奏後乃節取三夏以享元侯兩君相見郊特牲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禮器其出也肆夏以送之燕居客出以雍周官樂師及徹帥學

士而歌徹雍本又徹祭所歌故亦名爲徹特移用耳晉悼公爲叔孫穆子奏肆夏趙文子亦奏肆夏則僭甚矣鄉飲酒鄉射奏陔攝威也燕禮大射奏陔皆節取祴夏而移用之恐賓醉而切戒之也大射公入不奏陔奏鰲優公也特牲少牢尸出不奏肆夏賓出不奏陔士大夫之祭不敢上取別嫌也大抵惟天子之祭九夏俱奏其餘朝會享燕賓射或三夏或一夏非移用卽攝威耳

衡案樂歌之定莫詳于儀禮周禮而笙詩之亡九夏

之闕則尤當攷正者也儀禮鄉飲酒云一人舉觶畢工入升自西階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此升歌也謂瑟與人聲歌于堂上也又云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此笙奏也謂笙入奏于堂下也又云乃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此閒歌也謂堂上之歌與堂下之笙閒作也又云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此合樂也謂堂上堂下衆聲俱作也蓋樂凡四節惟鄉飲與燕禮全用若鄉射則但合樂而無

笙歌笙奏間歌大射則但升歌笙奏而無間歌合樂
註謂志在射畧于樂故也今攷升歌合樂詩篇具在
而笙奏六詩序皆以爲有其義而亡其辭康成謂遭
戰國及秦世而亡之朱子謂南陔以下有聲無辭意
古經題篇之下必有譜焉如魯鼓薛鼓之節而亡之
耳惟閩儒何楷謂六詩俱存特因笙奏曲名與詩篇
互異遂致此誤亦猶斯干之詩以管奏之則別名新
宮時邁雝諸詩以鍾鼓奏之則別名九夏也其畧曰
南陔即草蟲也二章三章俱有陟彼南山之語故曰

南陔陔者隴也謂南山之隴也白華即采微也其四章曰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常者常棣也常棣者白棣也隱常棣之名而著其色曰白華也華黍即出車也其四章曰昔我往矣黍稷方華此則摘字爲名如漢廣之類其尤昭晰者也三詩皆言爲君宣力之事故于燕禮鄉飲酒禮奏之使凡在席之臣聞而知勸亦與歌四牡皇皇者華同意也由庚即吉日也以吉日庚午取之禮歌魚麗則笙由庚謂燕饗之物無所不備水產有魚陸產有麀鹿有豝兕竭誠盡禮之至也

崇丘卽縣蠻也以丘阿丘隅丘側取之禮歌南有嘉
魚則笙崇丘謂上之人志在得賢必有後車之載而
後足慰翩鵻之思望諸侯貢士賓王也由儀卽菁菁
者莪也以樂且有儀取之禮歌南山有臺則笙由儀
古者養老必于太學凡視學必養老一以崇憲乞一
以儲俊造是教化之大者也故燕禮鄉飲酒禮均有
取爾也又曰鄭司農謂九夏皆篇名頌之類也載在
樂章樂崩則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左襄四年穆叔
如晉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

又不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對曰三夏天子所
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
臣不敢及魯語叔穆子聘于晉晉悼公享之樂及鹿
鳴之三而後拜樂三晉侯使行人問焉對曰夫先樂
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也歌文王大明
緜則兩君相見之樂也皆非使臣之所敢聞也臣以
爲肄業及之故不敢拜今伶簫歌詠及鹿鳴之三君
之所以況使臣臣敢不拜杜預韋昭皆謂肆夏亦名
樊樊卽繁也韶夏亦名遏遏韶夏卽昭夏也納夏亦名

渠擊鐘而奏此三夏曲呂叔玉則云肆夏繁遏渠皆
周頌也肆夏時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杜韋之
說三夏蓋牽于周禮九夏次序而呂之說又惑于毛
詩篇次意謂文王之三鹿鳴之三傳旣明指爲文王
大明緜及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則肆夏之三必爲時
邁執競思文矣劉公瑾駁之云時邁思文皆周公所
作而周禮九夏亦制作于周公固可以時邁爲肆夏
思文爲納夏矣至于執競則昭王以後之詩而乃以
爲韶夏左傳國語之註恐難盡信乃愚所尤疑者繁

遏二字杜韋既分為二叔玉乃合為一殊不可曉再四尋繹始恍然悟國語句讀誤也夫先樂金奏肆夏繁遏為句肆夏也繁也遏也正左傳所謂金奏肆夏之三者以詩語求之時邁之詩曰肆于時夏夏則肆也雝之詩曰介以繁祉疑即繁也武之詩曰勝殷遏劉疑即遏也渠字帶下讀古為呼彼之稱言此肆夏繁遏之詩渠乃天子所用以享元侯者豈使臣所敢聞乎更以詩意求之時邁言莫不震疊式序在位雝言相維辟公相予肆祀俱指諸侯而言而武則追述

其勝殷遏劉以有天下而爲共主故宜皆爲享元侯所用若合之周禮九夏次序則肆夏之後繁當爲韶夏遏當爲納夏時邁言昊天其子懷柔百神及河喬嶽乃柴望祭告之事故于尸出入奏之也繁言於薦廣牡乃用大牲之事故于牲出入奏之也遏言勝殷遏劉者定爾功則我周得統受命之事故于四方賓來奏之亦與享元侯同意也是則子春之說不爲無據而于左國二書俱可以涣然矣若夫三夏之外患疑王夏即文王在上之詩以皆陳戒修德之言故于

王出入奏之而傳稱兩君相見亦用此樂則意者金奏與工歌異耳章夏即棫樸之詩其四章曰倬彼雲漢爲章于天以其紀六師伐崇之事故于臣有功奏之齊夏即思齊之詩以文王聖德由于母教大任大姒兩世踵美故于夫人祭奏之族夏即鄒忠允以爲行葦之詩其首章曰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是族燕也故于族人侍奏之祴夏周禮所謂祴樂笙師職云春牘應雅以教祴樂意即楚茨之詩案祴偏旁作戒故即以戒爲義楚茨之五章曰禮儀既備鍾鼓既戒是即

其所以名祴者而又曰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鍾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不遲夫神以既醉而言歸則賓醉之當出可知矣故于客醉而出奏之儀禮鄉射賓興樂正命奏陔燕禮大射禮賓降俱奏陔卽其事也驁夏卽桑扈之詩其四章曰彼交匪敖萬福來求古文敖驁字俱通作傲禮記傲不可長毋憮毋傲莊子惠以歡爲驁前漢書竇嬰傳諸公稍自引而怠驁皆傲字也此詩前詠饗諸侯故于公出入奏之公者諸侯之稱又儀禮大射公入奏驁則意亦取無

憮無敖之義耳以上何氏之說如此然則九夏固未嘗逸其六而笙詩未亦始亡其辭今据紀年康王三年定樂歌則以詩配樂當在此時余恐何氏之說世無知者特爲節錄之如左可爲讀詩不熟考禮不精者别闢一眼界也

吉禘于先王

詩周頌昊天有成命○世本古義曰祀成王之詩朱子曰此康王以後之詩鄒忠允云竹書紀年康王三年吉禘于先王更定樂章此類是已

統箋案閔公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杜註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于廟廟之遠祖當遷入祧因是大祭以審昭穆謂之禘是康王三年吉禘以三年喪畢卽吉而行禘也

申戒農官告于廟

詩周頌噫嘻○世本古義曰康王春祈穀也既得卜于禰廟因戒農官竹書載康王三年申戒農官告于廟是詩之作其在此時

統箋案詩序曰臣工諸侯助祭遣于廟也其詩曰嗟

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朱子曰此戒農官之詩保介農官之副也疑即爲康王申戒農官而告于廟之詩也鄭環曰此乃成王戒農官之詩噫嘻乃康王申戒之詩統箋以臣工申戒

誤

六年齊太公薨

困學紀聞金石錄汲縣太公碑云晉太康二年得竹策之書其紀年曰康王六年齊太公望卒參考年數蓋壽一百一十餘歲今案書顧命云齊侯呂伋則成王之末伋已嗣太公爲齊侯矣

衡案成王八年命魯侯禽父齊侯伋遷庶殷于魯當成王時伋已嗣父位爲侯矣太公之薨疑在成王六年然以六韜太公年一百三十六計之則又似薨於康王六年方合案太公年七十遇文王在帝辛三十一年閱二十年至帝辛五十二年佐武王滅紂封於齊年九十又閱武王六年成王三十七年至康王六年計太公共得年一百三十九案古字九與六多混則是六韜之言不爲無據豈太公以年逾百歲老不視事當成王涖改之日特命子襲其位而至是方卒

歟故紀年于成王八年書命齊侯伋而又於康王六年書齊太公薨也是則可以除應麟王氏之疑而兼可以証六韜之說矣

九年唐遷于晉作宮而美王使人讓之

路史國名紀故唐都鄂夏虛也後曰晉以水名今并之陽曲故平晉西南十六有叔虞祠墓故詩止曰唐

統箋案郡國志太原晉陽本唐國有龍山晉水所出

地理通釋曰叔虞封唐子爕爲晉侯徙居晉水傍在并州晉陽縣北二里國都城記云唐叔虞之子爕父

徙居晉水傍改曰晉侯

十二年夏六月壬申王如豐錫畢公命

書畢命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

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

統箋案左傳畢文之昭也郡縣志畢原在京兆府萬

年縣西南二十八里蓋即畢公高之所封也書敘曰

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唐孔氏疏曰

漢初不得此篇有僞作其書以代之者漢書律厯志

云康王十二年六月戊辰朔三日庚午故畢命豐刑

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書豐刑亦不知豐刑何所道也余案成王十九年黜豐侯三禮圖說曰豐侯以酒亡國所言豐刑或此也又案鄭志答趙商曰周公左召公右兼師保故成王周官稱三公爲太師太傅太保若然太傅者畢公爲之兼世子之官故稱太傅是以文王世子云太傅在前少傅在後此錫命畢公當亦由太傅爲冢宰也

秋毛懿公薨

孫之騄曰孔安國曰司空毛公毛在河南籍水旁有

毛泉近上郡原父得毛伯敦蓋于扶風文稱伯伯爵也毛文王子毛伯明封地左傳二十四年狄伐周獲毛伯漢書人表毛叔鄭文王子逸周書克殷解毛伯鄭奉明水

十六年錫齊侯伋命

孫之騄曰伋太公子是爲丁公楊愼曰太公子丁公丁公子乙公乙公子癸公蓋猶用殷法以生日名子非謚也

王南巡狩至九江廬山

述異記廬山有康王谷巔有一城號爲釗城天每欲雨輒聞山上鼓角笳簫之聲聲漸至城而風雨晦合村人以爲常候傳云此周康王之城康王愛奇好異巡歷名山不遠而至城中每得古器大鼎及弓弩金之屬知非常人之所處也而山有康王之號城又以釗爲稱斯言將有徵

統箋案漢志豫章雩都縣湖漢水東至彭澤入江彭澤縣禹貢彭蠡澤在西鄱陽縣鄱水餘汗縣餘水艾縣修水新淦淦水南城盱水建城蜀水宜春南水皆

入湖漢太康地記曰劉歆云湖漢等九水入彭蠡因
言九江太史公曰余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地理志
廬江尋陽縣禹貢九江在南東合爲大江論語註蔡
大龜也禹貢九江納錫大龜史記龜策傳廬江郡常
歲時生龜長尺二寸者輸太卜官路史蘄春江中有
蔡山在廣濟縣大龜納錫故曰蔡高崇文傳有蔡山
羅苹曰蘄水縣北蘄水尋陽舊治也則九江納錫亦
在廬江故孫放廬山賦曰尋陽郡南有廬山九江之
鎭也支曇諦廬山賦曰縈以三湖帶以九江今据竹

書康王南巡狩至九江廬山九江可移而廬山之九江不可移蔡仲默以九江在洞庭未見此矣或又以禹貢九江孔殷屬之荆州則九江應在洞庭殊不審漢至大別入江經先言江漢朝宗于海後言九江孔殷則九江在漢水入江之下矣導江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則澧水不在九江之數故先至澧而後乃過九江也蔡傳以澧爲九江之一又以東陵卽巴陵殊不審澧自澧州東流至巴陵縣北五里洞庭湖在縣西南若澧水亦爲九江亦在東陵經何以言至

灃過九江然後至東陵乎郡國志江自尋陽分爲九道地志廬江金蘭西北有東陵鄉當從之

檀萃楚庭稗珠宋人以洞庭爲禹貢之九江謂沅水漸水元水辰水敘水酉水灃水資水湘水皆合洞庭以是名九江也僕自洞庭之西上沅又自沅過洞庭之南泝湘商榷水道而笑宋人懸揣之謬也酈道元謂湘沅微灃四水同注洞庭北會大江名之五渚此頗得其要領宋人破尋陽九江之說謂九江必首尾短長大約均布然後可曰爲九一水之間當有一洲

九江之間沙水相間爲十有七道而今尋陽之地將無所容若借矛而刺則九江之合于洞庭亦必分爲九道而後可稱九江今詳其所謂九江者惟沅澧湘三水入洞庭而漸元辰敘酉五水皆溪澗細流不可列於江數沅并諸水獨行數百里然後入洞庭豈可以沅之所納者列爲六江今其與沅抗衡哉且資亦并於湘水未可與湘并也況二水爲經流之最巨其所并諸水指不勝屈卽水經注記其大槩已爲稱名之繁若盡列之而與二水竝當不止九之云云也朱

子因其說之未善考定九江去無澧而易以瀟蒸不知澧猶經流自趨洞庭而瀟蒸支別必歸于湘而始達則已爲湘所并矣何得復抗湘而爲鼎足之勢乎原其謬誤則執定水經之言九江在長沙下雋縣西北而以東陵爲今之巴陵夫水經之言在下雋西北既足信矣而言廬江郡之東陵鄉過九江至于東陵是也獨不足信乎又引楚地記巴陵瀟湘之淵在九江之間以爲據而不知此記乃剪截山海經之文而未致其詳也經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常遊

于江淵澧沅之風交瀟湘之淵是常在九江之間出入必以飄風暴雨言二女遊戲江之水府能鼓三江令風波之氣交通常在九江言神靈之所至耳非謂瀟湘在九江之間也又以尋陽九江乃禹貢揚州之域不得牽混荆州不知經文紀水道所趨連屬原委因文而見不必如督郵之爭地界尺寸難踰況上文云江漢朝宗于海夫海則在揚州之盡境矣豈得以爲荆地乎然則九江究何在乎曰尋陽之地爲確何以明其然也江自西陵而下兩岸崇山夾束舟行其間

前後周遮如入湖中至田家鎮其狹尤甚對厓相望
可以呌呼入九江之界則劃然開闊南岸則岡聯嶺
接無或低夷左則平原迴隰一望無際故自廣濟黄
梅迄於宿松之東境濱江之地縱數百里橫數百里
隄岸藪澤墳衍汙萊包乎其中上流至武穴塌堵截
江流下則縈帶羣渠東趨大雷而出此皆當日九江
故地江道淤塞千餘年來已成平陸亦如九河之湮
塞遺跡無存也古尋陽在江之北而二邑本屬黃州
實禹貢荆州之域不得以屬揚州疑之後儒不審古

今陵谷之遷變見形勢之不合遂移九江於洞庭移東陵於巴陵毫無根據臆決倡聲未見其必當也

趙佑尚書質疑禹貢九江胡氏蔡氏以洞庭湖當之用水經也竊嘗詳核本經疑前此諸儒皆主尋陽爲言釋文所載尋陽記及張氏九江圖豈盡鑿說考九江自秦始置郡漢因之乃在淮南廬江地秦去古最近其名郡之實必非無稽而太史公曰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其爲指尋陽尤顯此非如王莽之以十川爲九江徒妄造而不可爲要據也莽改漢之九江郡曰延平豫章

郡曰九江見地志劉歆云湖漢等九水入彭蠡故名九江也漢湖即贛水後漢志之豫章水雷次宗曰十川贛廬奉淦盱濁餘鄱僚循九水皆會于贛故莽以十川爲九江蓋自漢以來所稱九江皆在南夷貨殖傳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是南楚也傳記不一從未有言洞庭爲九江者惟水經九江地在長沙下雋縣西北一語然酈注亦闕凡水之大者莫不容納衆川洞庭浩淵受水固不止于九即使以九水所合或當别有九江之名要不得以當禹貢之文也今就經文核之經如九江之上曰東至于澧澧水名即九水之一入洞庭者則是至于澧即是紀洞庭古史簡渾

故或舉小以見大或舉大以該小多舉以包其餘並非經之獨道洞庭也而下文乃曰過九江若爲卽洞庭則澧仍與焉于文義爲複東陵之下曰東迤北會于匯迤者邪靡近屬之謂若以東陵爲巴陵則去彭澤遠亦與本文不合也東迤北會于匯並非彭澤予已別爲解此特姑就諸家之說言之耳要之地理志東陵在廬江西北東陵既有專屬則自不必强指爲巴陵矣愚故以爲主洞庭不如主尋陽古說未可輕易者也或曰尋陽揚州域也不當隸荆州曰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指下流言沱潛既道雲土夢作乂指上流言也下流

有所歸則上流得所治矣江漢雖荆州川而其入海在揚州乃與荆言之葢終言其效特爲他州變例則因誌江漢而遂牽連並及于其所過之川豈爲相濶哉是故上言朝宗下言殷殷衆也即周禮殷同殷類之殷正與朝宗一例言江漢治而九江亦會同入海也孔傳殷訓中蔡訓正皆非經旨孟子言禹疏九河史記言禹疏九江淮南子亦言禹鑿江而通九道則知九江猶九河皆自一分而爲九復自九而合爲一書于九河言其分曰道曰播者當時禹功尤勤于河

故就其用功時言于九江則言其合曰殷曰過者當時江患稍殺于河故就其奏效後言義各有常也第徒駭諸名見爾雅可考而潯陽記錄江圖出後人易貲疑實故宋儒得而乘之朱子復爲之辨眞若古說之必不可通矣禹貢雖指則尤力主山海經澧沅瀟湘九江之間一語山海經非僻書使其說誠然豈有自漢及唐諸儒釋經畧不一及郭璞且爲作註而其江賦云流九派乎潯陽何也龜策傳云神龜生于江水中廬江郡常歲時生龜長尺二寸者二十枚輸太

卜官此先古實事通典亦云廣濟蔡山出大龜書九
江納錫卽此廣濟今爲湖北屬縣考訂之學終當以
漢唐人爲大宗吾不敢輕阿彼而違此也

十九年魯侯禽父薨衡案十九當作十六古字九與六多混如帝舜長九尺諸書俱同而紀年詿誤作六尺又梁惠王徙都大梁之年孫奭孟子疏引紀年作九年臣瓚漢高祖紀引作六年是九與六多混也然上文已云十六年則此十九年三字當衍或係錯簡

史記魯世家魯公伯禽卒○志疑案伯禽不應無謚
當是史失之又此獨不書伯禽在位之年何歟攷漢
律歷志伯禽卽位四十六年康王十六年薨徐廣引

皇甫謐亦云伯禽以成王元年封四十六年康王十六年卒謐依漢志以成王三十年崩也然竹書謂成王三十七年崩禽父薨於康王十九年疑莫能定矣統箋案十九年九誤當作十六皇甫謐曰伯禽以成王元年封四十六年康王十六年卒今据竹書成王三十七年陟加以康王十六年是封五十三年也魯世家云伯禽卒子考公酋立四年卒立弟熙是爲煬公以康王二十一年築茅闕門則從前尚有四年宜屬考公伯禽之薨不得在康王十九年也

二十一年魯築茅闕門

史記魯世家煬公築茅闕門○志疑案徐廣謂茅一作第又作夷恐非也韓子外儲右上說苑至公言楚莊王立茅門之法煬公築茅闕門當亦其類而集解引世本云煬公徙魯疑是徙奄之譌武王封周公爲魯公不就封而使伯禽代焉則初封已都魯何待煬公始徙續志謂魯國即奄國想緣左傳因商奄之民一語也而奄至成王乃滅安得武王以封周公蓋周成王以奄益封魯耳周紀集解引鄭云奄國在淮夷

北左疏云奄東方之國近魯非魯地高氏地名攷畧
云奄城在曲阜東二里然則煬公之徙或祗改建宮
室廓開舊制此茅闕門之所由築歟
衡案闕門之設蓋仿象魏而爲之大戴禮盛德篇云
明堂者凡九室室四戶八牖以茅蓋室又詩豳風晝
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是古人治屋俱以茅爲
之故曰築茅闕門又穀梁註祭門廟門也闕門兩觀
也在祭門之外其後魯作雉門兩觀本此

二十四年召康公薨

詩召南甘棠○世本古義曰思召公也序云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于南國案周召之分陜而治在武王得天下之後而甘棠頌召伯之詩又當在康王之時考竹書召公以康二十四年薨諸書皆謂召公沒後始作此詩

統箋案應劭風俗通召康公與周同姓武王滅紂封召公于燕成王時入據三公出爲二伯自陜以西召公主之當農桑之時止于棠樹之下聽訟決獄各得其所壽百九十餘乃卒

鄭環曰自文王崩歷武王十七年成王三十七年至康王二十四年共得七十八年文王九十七而終使文王至今尚在纔百七十五歲耳皇甫士安以召公爲文王之庶子雖未必然然其年不應更長于文王風俗通謂召公壽百九十餘似未足據

衡案論衡氣壽篇邵公周公之兄也至康王之時尚爲太保出入百有餘歲矣此說甚正又云邵公百八十誤

二十六年秋九月己未王陟

前編二十有六年王崩子瑕踐位

昭王

原註名瑕衡案統箋作叚鄭環曰當作叚

元年庚子

前編己丑周昭王元年

春正月王即位復設象魏

史記周本紀康王卒子昭王瑕立

統箋案鄭司農云象魏闕也賈公彥曰周公謂之象魏雉門之外兩觀闕高魏魏然今据竹書成王二十

一年除治象至昭王元年凡四十有四年而復設象

魏故史記三代世表謂成康刑錯四十餘年

六年王錫郇伯命

孫之騄曰潛夫論帝堯之後有郇氏詩曰郇伯勞之

文王庶子所封地也服虔曰郇在解縣東郿道元曰

今解故城東北二十四里有郇在猗氏故城西北古

今人表郇侯文王子

春秋地名攷畧先儒皆謂荀即郇考詩云郇伯勞之

竹書昭王六年賜郇伯命則郇爲伯爵自不同也逸

周書王會解云天子南面立唐叔荀叔周公在左孔
晁云唐荀皆成王弟是郇爲文昭荀爲武穆又不同
也孔疏又止云荀姬姓其爲兩國無疑
統箋案僖二十四年左傳郇文之昭也水經注涑水又西
逕郇城詩云郇伯勞之蓋其故國也服虔曰郇國在
解縣東一統志郇城在平陽府猗氏縣

冬十二月桃李華

孫之騄曰韓非子仲尼對魯哀公曰宜殺而不殺桃
李冬實記曰不當華而華易大夫不當實而實易相

室

統箋案漢書五行傳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李梅實

劉向以爲周十二月今十月也李梅當剝落今反華

實近草妖也

十四年夏四月恒星不見

孫之騄曰古占曰恒星不見主不嚴法度消周書異

記云昭王之十四年甲寅之歲四月八日井泉泛溢

宫殿震動而恒星不見五光貫于太微

衡案恒星不見夜明也公羊傳恒星者何列星也何

休曰列星者諸侯之象今此不見謂當見而不見也

案此乃天變非祥瑞也廣宏明集釋法琳對傅奕廢佛僧事引周書異記乃云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歲佛生有此祥瑞豈非妄誕孫引周書是十四年誤蓋欲求合于竹書也餘說見補遺

秋七月魯人弒其君宰

史記魯世家煬公六年卒子幽公宰立幽公十四年幽公弟濆殺幽公而自立是為魏公

困學紀聞魯世家伯禽之孫濆弒幽公而自立周昭

王之十四年也諸侯篡弒之禍自此始記謂君臣未嘗相弒不亦誣乎

十六年伐楚涉漢遇大兕

衡案楚鬻熊之封高陽氏後當周成王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而封熊繹于楚蠻封以子男之田姓芊氏居丹陽熊繹生熊艾熊艾生熊䵣則是時昭王所伐者其爲熊䵣乎語曰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王不克自振與承白雉之瑞而侈言遠畧遇物而不知懼其後楚日以強尾大不掉特非王先有以啟之歟

嗚呼兕有角不可觸天之垂戒深矣

十九年春有星孛于紫微

統箋案司馬彪天文志曰紫宮天子之宮也客星犯謂之大喪宋書符瑞志彗孛紫微天下易主春秋文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公羊傳曰孛彗星也昭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

祭公辛伯從王伐楚天大曀雉兔皆震喪六師于漢王陟

詩小雅鼓鍾○世本古義曰昭王南遊宴樂于淮水

之上君子憂傷而作是時韓詩云昭王之時作鄭元
于中候握河紀註亦云昭王時鼓鍾之詩所爲作子
貢傳但存昭王南三字而其餘闕文案史記云昭王
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外紀云昭王南巡狩反濟漢
漢濱之人以膠膠船王至中流膠液船解王及祭公
溺焉二說皆以昭王爲南巡而竹書則紀昭王十六
年伐楚涉漢遇大兕又紀十九年祭公辛伯從王伐
楚天大曀雉兔皆震喪六師于漢大紀亦云王在位
久不能强于政治風化稍衰有光五色貫紫微井水

溢是歲王征荊蠻軍旋及漢梁敗王及祭公隕于漢

王右辛餘靡振王北濟反振祭公王因是發疾崩呂

氏春秋云周昭王親將征荆蠻還反涉漢梁敗王及

祭公抎于漢中水經則云昭王南征船人膠舟以進

之渡沔中流而沒故地有左桑大歛口橫桑死沔之

稱左桑者言百姓佐昭王喪事于此也大歛口者言

昭王于此殯歛也横桑者言得昭王喪處也死沔者

言昭王濟于是而死故有死沔之稱也以上諸說皆

以昭王爲南征故左傳齊桓公責楚之辭也曰昭王

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又屈原天問有云昭后成遊
南土爰底厥利維何逢彼白雉其說皆頗與竹書相
應想亦乘巡遊之便而因爲征伐之舉耳嗟乎成康
既沒德如昭王頌聲安得不寢豈惟頌哉卽雅之亡
愚以爲不忘于黍離而已亡于賦鼓鍾之日序云刺
幽王也然史無幽王東巡之事
湘州記益陽有昭潭其下無底湘水最深處也或謂
周昭王南征不復沒于此潭以爲名
統箋案韋昭曰祭畿內之國周公之後左傳桓七年

祭公來杜預曰祭公諸侯爲天子三公者釋例曰祭城在河南上有敖倉周公後所封也一統志祭城在鄭州城東北一十五里周公第五子所封此祭公蓋其後也漢志上黨郡有長子縣周史辛甲所封此辛伯蓋其後也爾雅釋天陰而風曰曀詩終風且曀不日有曀毛傳陰而風曰曀屈原天問曰昭后成遊南土爰底厥利維何逢彼白雉朱子集註曰昭王南遊至楚楚人鑿其船而沉之白雉事無所見舊註謂周公時越裳氏嘗獻之昭王德不能致而欲親往逢迎

之今據竹書昭王十九年伐楚涉漢天大曀雉兔皆
震當是厥利維何逢彼兔雉也汲冢未出世不知有
雉兔事遂譌爲白雉耳僖四年左傳昭王南征而不
復君其問諸水濱杜氏曰昭王時漢非楚境故不受
罪董逌書跋曰叔繇鼎銘二十有三年王在宗周王
命叔繇其曰王在宗周則知在幽王之前昭穆皆有
二十三年則叔繇作器蓋在二王之世矣今據竹書
昭王在位十有九年陟無二十三年豈彥遠未見此
耶一統志昭王陵在登封縣少室山陽城西谷

史記志疑案正義引世紀謂膠船液解溺于漢水杜預亦云涉漢船壞而溺呂氏春秋音初篇謂昭王征荆涉漢梁敗抎于漢中其右辛餘靡振王北濟竹書言天大曀喪六師于漢無船解梁敗之說似竹書爲可信至所云振王北濟者振王之尸也左穀二疏据高誘說以振王爲非未免錯會

衡案刀劍録周昭王瑕在位五十一年前編五十有一年王崩于漢今紀年云十九年王陟未知孰是又案昭王之沒非沒于水也世紀謂王及祭公俱沒于

水中而崩誤辛伯振王志疑謂振王之尸亦誤今据紀年喪六師于漢王陟蓋戰北于漢而王因卒于是耳可以闢膠舟隕梁諸說之妄不然武乙之爲雷震則書矣何獨于昭王之溺不明載其事乎

竹書紀年集證卷二十八終